就要啟程——有關於畢業的那件事

特刊

「叭啦噗噜」……,學校的一角叫賣著夏天。

在我耳際聽起來,活像戰爭時候所產生出來的暴力聲音,從工友伯伯割草機的吶喊中蔓延開來,有夠要命的致人於「死」的吵雜的喧鬧的——哭吆聲,轟得整個人病懨懨的

這個學校的一景一物,在夏天的烹煮之下,顯得那樣枯老乾癟,是那麼不可口。擦著汗水,獨自任性地在圖書館旁回想著這即將成為過去的校園生活,手邊沁涼的咖啡,彷彿也替我茫然不可知的將來擔心而滴著汗,嘴邊有些乾潤的苦味,在心裡覆誦著四年來所用心生活過的點滴片段,苦冽的滋味衝擊成一道不捨的鼻酸,混著咖啡香。

那天去東吳面試,在出了教室之後,頓悟出這些日子的浪費和荒唐。腦子裡裝的東西,就好比冬天寒風中苦撐的楓樹,似乎留不住絲毫東西的遮蔽,祇是空虛兩字可以形容。結果放榜,挫折的感覺順著心虛的縫隙來淹沒著我,讓我一整夜都失眠。焦慮,是從四下才懂得面對的。那晚,

卻緊張地忘了擺平焦慮的方法,抱著電話講著自己的不安 ,試著把畢業後的惶恐和胡思亂想,嫁禍給電話那頭的朋 友,有人老神在在地說著:「我恨不得馬上去當完兵,接 著去美國學些自己想得到的知識,到國外多學多看……」 。真豁達呀!

也有人考取了國立大學的研究所,搖身一變為大家羨慕稱讚的對象,在從他平緩的口氣中得到的是讓人難和玩人的的遠景,他那富有自信成份的話語,總讓人難和玩人的。 時外務纏身、趕程式作業的他聯想在一起一份完實的於於了大家對他負面的印象,還為自己爭取到一份完麗的成績單。顯然,我的心煩對他而言是多餘的口聽完他的項質「報告」,還真斬殺了不少猶豫的壞因子在體內作怪。

回想著這幾年,有人因戀愛而被其中的悲喜左右,有人在打工的煙塵裡看不清楚生活,有人沉溺於社團無法買到通往畢業的車票,有人浮沉於複雜的人際關係裡無法自處,有人忙於搬運知識的備糧以度過未來每個寒冬,有人苦心經營往後的生計先行創業,有人整天無事閒晃亂蹺課、不

知所活為何,有人熱中其他的事務追逐得忘我。

在自己重新審視自己戀棧這片校園的原因,除了一景地都多少治上自己的淚水之外,還有飲著山頭這塊地的水之外,從臺灣各地來這圓夢水學的人們帶給完呢了我多的人生,這樣才搬得完呢,在後人生,的好環境,可以和人人生,要不然等九月的風起,還可以求得一個大人生,再沒比我還夠愜意的莘華學子了。

別了,我不奢望帶走一片雲彩。而是蛋捲廣場上,那份詩意滿潮的夕照,自私地將她藏進眼裡留戀,在她的背後可以有很多人事物,供我憑悼流金歲月,和燦爛過的年少光。別了,親愛的淡江母親,拎了您叮嚀再三的祝福心,一只行囊,我將要踏上一個華麗的冒險,毋須為我擔心火車已嗚嗚地催我上車,就要啟程,再見!再見!

别了!我親愛的淡江……。離別的車已經啟程。